

赵雁

空

KONG

谷

GU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雁

空

KONG

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谷/赵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

ISBN 7-02-002531-5

I. 空…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059 号

责任编辑:葛志超 陶良华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3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5 插页 3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9.00 元



作者近照

摄影：郭韬

莫月听后心中无犹和爽，忙向僧人施礼！“女已请起，不必客气”僧人闭目思忖片刻又道：“这世间，对于你有两样东西是真的，你的孩子，还有你的文章。

“除了这些，难道世间就没有真的东西了吗？”莫月疑惑不解地追问道。

“有啊，有情世间人为情活，厚地多天，堪以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从你的答案看，有今情缘是真的，不会假了。

莫月泪如雨注，不路自己。心中默念着：宁为情死，死而无憾。

15×14=210

5524,882

作者手迹

人 物 表

英山孝——燕东矿冶学院的老院长

英贤生——英山孝之子，黑云峡钢铁公司兴隆山铁矿副矿长

叶 莲——英贤生的妻子，燕东矿冶学院图书馆馆员

英 雪——叶莲的长女，黑云峡钢铁公司职工疗养院护士

英 月——叶莲的次女，《科技时代》编辑部编辑

英 乾——叶莲之子，黑云峡钢铁公司炼铁厂工会美工，画家

张吉光——英雪的丈夫，工人

秦中川——英月的丈夫，干部

安 琦——英乾的妻子，医生

叶廷章——叶莲的父亲，画家，英山孝的好友，现为台湾著名的华严法师

赵西林——大西北白云铁矿矿长，叶莲的情人

赵楚南(赵向东)——赵西林之子，燕东矿冶学院爆破公司经理，英月的情人

苏慧兰——赵楚南的妻子，燕东矿冶学院教授

关九爷——解放前兴隆山铁矿工人

巧 姑——关九爷的妻子

康 有——黑云峡钢铁公司兴隆山铁矿工人，巧姑的后夫

关天柱——关九爷的儿子，黑云峡市环保局局长

关天祥——黑云峡钢铁公司职工医院院长，战争遗孤，小野

一郎之子

关天贵——康有之子，兴隆山铁矿工人

周梦桃——关天柱的妻子，轧钢厂工程师

吴美兰——关天祥的妻子，黑云峡钢铁公司职工医院人事科长

贾秀——关天贵的妻子，商店店员

马半仙——兴隆山铁矿退休老工人，有特异功能者

小野一郎——日伪时期黑云峡钢铁公司兴隆山铁矿矿长

小野次郎——日本 DX 钢铁株式会社社长，小野一郎的弟弟

樱子——小野一郎的妻子

陈刚——解放后黑云峡钢铁公司兴隆山铁矿第一任矿长

陈铁龙——陈刚之子，黑云峡市副市长

孙桂花——陈铁龙的妻子，气功爱好者

单媛媛——黑云峡钢铁公司炼钢厂工程师，陈铁龙的情人

齐莲香——“水晶饭庄”老板，英月的同学

齐莲秀——齐莲香的妹妹

大成——司机，英月的同学

尤珍——黑云峡兴隆山煤矿离岗女工，舞厅陪舞、歌手

白雨蓉——市京剧团名角，“水晶饭庄”业余歌手，英乾的女朋友

汪国华——科委主任，英月的同学

富大年——《科技时代》编辑部主编

柳翎——《科技时代》摄影部主任

杨乐山——《科技时代》编辑

崔雷——《科技时代》编辑

序曲 寻梦原是梦中人

那是一个奇寒的冬季，那是一个怪诞的冬日。英月久伏案头，顿觉心烦意乱如坐针毡。脚在地上踱来踱去踱至窗前。窗外一个七彩光环，忽大忽小忽隐忽现地出现在白雪覆盖的雁翎山之巅。

她被那光环似的东西吸引着，便匆匆走出家门。左顾右盼，街上一辆辆车儿风驰电掣般驶过。她站在路边仰头望着那变幻不定的光环，便生奇想，恨不能脚下生风接引自己快快上山。

突然，一辆陈旧的北京吉普停在英月的前面，车窗处露出一张黧黑的脸，是她的老同学大成，英月惊呼万岁！心中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在等他？大成先是抱怨英月不到矿山采访就不搭他的车，又说：刚才他的头儿下了“通牒”从明天起开始给这北京吉普关禁闭。他与这车有十多年的交情，冷不丁搁下有些舍不得，就开出来遛遛。

英月说：“明天你不开吉普车了，我也不敢再来找你，看来我和北京吉普的缘分也算尽了。”

英月上了车，催大成开往雁翎山。他甚是爽快，心醇气和欣然受命。

离开城区，郊野一片茫茫白雪。山间的柏油路上结满了薄冰，英月感觉到北京吉普在艰难的爬行。

下午三时许，车爬到山顶。

这是一个天然的广场，黑云峡市的电视发射塔，微波通讯站

都建在这里。英月从车里钻出来，置身在灰茫茫的雾霭中。刺骨的北风呼啸鸣叫，像刀刮一样割着她的面颊，一件厚厚的滑雪衫竟被风穿透。

远处峰峦层叠白雪皑皑，天边晚霞辉映，派生一片奇丽光彩。

“那个光环哪里去了？”英月丢下大成一个人在山顶上东撞西跑。

她的举动大成甚为不解，从车窗探出头来大声嚷道：“你找谁采访？”英月不答。一个人登上山顶人工修造的鹊桥，迎着凛冽寒风鸟瞰城郭，一览无余。

山下是一个深深的峡谷，一条长河冰冻雪卧，只留下窄窄的一溜银亮，薄薄的水气蒸腾升起，恰似一条灰色绸带。

突然，一亮湾处跳起一个光环，呈灰黑色。英月圆睁双目，那光环忽大忽小忽隐忽现，灰色渐渐隐去，一个黑色的光环渐渐显大并弥散开来，它伴随着峡谷里滋生的各种烟尘气浪不断升腾，演变成一朵黑色的云，罩在城市上空。

那一湾亮水不见了，那个像蚯蚓俯在地上的立交桥不见了，那鳞次栉比的高炉群体不见了，那千百幢林立的楼宇不见了，那甲虫般冒着尾气的车辆不见了。

眼前，只是那团黑色的云，笼罩在大峡谷的上端。

英月冷得发抖，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

“光环在哪里？”四野空寂无声，她孤立无援内心徒生一股悲凉。

这算怎么回事？

一个小时之前英月还好生生地坐在家里，一个小时后便在大山之巅受苦受难。作何解释？躲在车里的大成催英月下山。

黑幕已降至天边。

返途路上，英月为没有寻到“光环”而痛苦不安。

山的半腰处，一座清冷的寺庙出现在她的面前。灰色的墙，紫红色的门，在诱导着英月。

瞬间，自身之外有一种服从神灵和超自然的力量在驱使着英月，她和大成商量停下车来。

他们沿着石阶走了上去，寺庙里空寂冷落，英月便去叩一间厢房的红门。

“师父，师父！”门开了，走出一位身穿灰色僧衣的中年和尚。

“大雪封山，天色甚晚。二位有何贵干？”僧人文雅有礼。

“师父，我在写东西，思路觉得不顺畅，心中徒生烦恼痛苦不安，多日苦苦思索就是想不出好的题目。”

“噢！原来如此，二位请进。”

僧人面目和善，举止谦恭，嗓音清亮。他微闭双目口中慢慢咏起：“众生的痛苦，虽然无量无边，但是佛法把它归纳成八苦，就是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苦。就是因为有以上所说的种种烦恼，才会有炽燃的大火燃烧众生的身心，产生无量无边的痛苦。”

“炽燃？”英月站起疑问道。

僧人答：“‘炽燃’是形容烈火炽烧的意思，我是说，还没有觉悟到解脱自在真理的时候，众生的根身在升沉不定的生死苦海中，生生死死轮回六道没有出期。从无始以来，受着生死痛苦的煎熬，犹如‘炽燃’的猛火燃烧一样，当然是有无量无边的苦恼。”

英月心头一亮脱口而出：“‘炽燃’，正和我意。”她忙不迭地向僧人施礼，“谢谢师父点化，大师之言使我顿开茅塞，如拨云雾而睹青天。”

僧人彬彬还礼满面忧思：“当今之时，写文章不好写，写什么？写好了到哪里去发表？难，难矣！从古至今世间只有两种

人，好人与坏人；世间还有两类特殊的人，富人与穷人。如果我没猜错，女士是为讨签而来的吧！”

“是的，只是天色甚晚，不知师父是否方便？”

“你们既然来了，就没有方便不方便可言。”僧人五官端正，心地纯良，不停地摇晃着竹筒里的签儿。

“这里高寒奇冷，我是从省城来临时替一位老师父看守寺庙的。不能说这签都很准，但有些事与签还是相吻合的。”僧人甚是坦诚。

“女士，把心中所想之事一事一签地抽出来吧！”

英月按照僧人的吩咐做了。

僧人便逐个签地向她吟诵：

- 1 一个兔儿一个鸡，等全无步合人思，
有朝遇构东风力，且看天公造化机。
- 2 说到龙蛇马又来，看儿无不随心怀，
前生具世有缘分，及到今时运已该。
- 3 利为忧往。一日遇合鼠牛相放。
好好机会，名登天榜。

僧人咏毕。“这一百个签中既为好签坏签各自掺半，女士所取的签则暗示你前面的道路是光明的，但并非坦途，成功与失败的机会均等，古往今来素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说，且看女士的造化了。”

英月听后心中亦忧亦喜，忙向僧人施礼。“女士请起，不必客气。”僧人闭目思忖半刻又道：“有情世间，人为情活，为财死。对于你，有两样东西是真的，你的孩子，还有你的文章。”

“除了这些，难道世间就没有真的东西了吗？”英月疑惑不解地追问道。

“有啊，有啊！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从你的签来看，有份情缘是真的，不会假了。”

英月泪如雨注，不能自己。心中默念着：“宁为情死，死而无怨。”

僧人见状又自语道：“末世修行，诸多障难，《楞严》中广明行人於禅观中之五十五种阴魔干扰，行人正见消失，便陷魔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可见行人稍有执著便失正见，即入魔途求升反降，甚至堕入‘泥犁’。”

“泥犁！”英月悟出：“炽燃过后必为泥犁！师父，快快救我！”

僧人又道：“若人散心乱，入於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一声佛号一声心，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往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是故念佛之人有四十里光明烛身，魔不能犯。”

僧人话毕，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两只红漆的木匣，“请女士任选其一。”英月未假思索取了一只，打开一看是一支笔。

僧人微笑道：“古人无不希望高就，升官方能发财；而今文人也不弃文下海经商吗？你还这般痴迷偏要这支瘦笔。”

“梦笔则是文人之梦。我常幻想有梦笔之幸。古有梦笔而才思日进，失笔则才思枯竭。而今我真有幸得到师父这支笔。”

“这位女士，为文为情如此这般精诚，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阿弥陀佛。”英月双手合十，连念三声。顿觉身轻意爽，心旷神怡。为感谢僧人之劳，英月取出一点酬金呈给僧人。

只见那僧人紧皱双眉连声说道：“如此这样便不真了！”僧人说完走出门去。

“师父，师父！”英月追了出去。

大成紧跟在英月的身后：“英月，你是为‘情’而上山，哪里是

寻什么光环？能被你爱的人真是福气。”大成说完也不见了。

空空旷野。英月被漆黑的大幕紧紧地裹着：“僧人你在哪里？大成你在哪里？北京吉普你在哪里？”

英月依然伏在案头。

只见窗外的雁翎山上，跳出一红一白的“光环”，光色明丽，交相辉映。

僧人的话响在英月耳边：“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

她低下头，只见原来铺在桌上的那张空白的纸上染下了油黑乌亮的墨宝：

掌其岁时，观天地之合，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所谓六梦，即：正梦，无所感动，平安自梦；噩梦，惊愕而梦；思梦，觉时所思，念之而梦；寤梦，觉时道之而梦；喜梦，喜悦而梦；惧梦，恐惧而梦。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第一章 寅时梦

由北京直达黑云峡市的 H 次列车一驶进站台,就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喧哗。

一个细高挑,白净脸三十多岁的男子,第一个从硬座车厢走下来,就同前来接站的姐姐英月拥抱在一起了。

英乾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眼泪潮涌般地滚了出来。英乾不修边幅,一切都那么随意。长长的头发,还有那件披在身上到处都是不规则窟窿的牛仔乞丐装,这不能不使周围的人吃惊。

英月身着一件乳白色的风衣,中等身材,一头披肩秀发,看上去气质非凡。

她松开了双手对英乾说:“别哭了,讷讷^① 在家里等着你呐,瞧你这副邋遢样子,我要是外商才不买你的画。”

英乾如梦初醒,用五个指头粗糙地拢了拢头发,双眉拧成一个疙瘩,拎起提兜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那天的辉煌是英乾一生的转折,他不能不哭。

在北京美术展览馆的北侧大厅里,英乾的十二幅以“黑云峡”命名的油画在刚开馆的六个小时内就被外商订购一空。尽管英乾画展的位置在北大厅最不显眼的杳无人处,客人们走到这里便停住了脚步。

在画展最后的一天,来了一位七十多岁叫小野的日本人。

^① 讷讷:满族妈妈的别称。

他看了看英乾的画，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好极了！”他情不自禁地说着，把脸近近地贴向那油画上千姿百态的云，他掏出放大镜，仔细地看错落有致，刚柔相济的笔触。他跪在地上，眼睛望着那一幅幅油画发呆。

这些画是对云的赞美，而这种赞美是以神话的形态出现的。他眼前的那幅画是由许多裸体的宫女构成的，她们是那样的柔弱……这是一种把神秘因素渗入可感性的效果。

小野先生肯定地点头。

“醉翁之意不在酒。”

其实，这位日本老人不是对那些画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而是画上的题字“黑云峡”，是他连做梦都想的地方。那是一个被国际同行们称谓的“中国鲁尔工业区”。

那里蕴藏着全世界一流的铁矿石。无论，他走到哪里，只要是见到经久不变颜色，不生锈的生铁锭，他便会一口咬定它的产地是中国黑云峡。

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长兄一郎和嫂嫂樱子长眠在那个地方。

说来也巧，中日恢复友好关系后，他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黑色金属公司的邀请来洽谈贸易。就在他临动身的前两天，家中来了位不速之客，自称是从中国黑云峡来日本留学的青年男子。他随身带来了一摞有关他的长兄一郎的儿子，现名叫关天祥的照片和个人情况的资料。

这对小野次郎乃至整个小野家族来说，不啻是个爆炸性的新闻。

光复前，嫂嫂樱子来信确实说了有身孕一事，可后来听从中国回来的人说，嫂嫂还没有生下孩子就死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莫非，自家的 DX 钢铁株式会社在当今世界上以先进的技

术和雄厚的资产闻名于世,引起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注意,想来瓜分一份小野家族的财产?不像,从叫关天祥的中国人的照片来看他的的确确很像一郎,从他的神态来看身上果然有小野家族特殊的遗传基因,不能否定他的身上流着小野家族的血……

临行前,他热泪盈眶跪到祖宗的灵位前,默默地祈祷着:“家父、家母,我次郎年事已高,膝下无子,已深感力不从心,惟恐贻误本社的事业,愧对祖宗,又不甘心将祖祖辈辈艰苦创业打下的基业传给两个外姓的女婿。上苍有眼,在这燃眉之际,将一郎的后代赐还于我,实乃幸事。我此次到中国不能孑然一人冒险去闯黑云峡,定要找个让我放心的代理人,调查清楚此事。以防万一……”

大凡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人,十有八九必到中国美术展览馆买上几幅中国画家的画,小野先生这次到中国来也不例外,他早有打算。与中方举行业务洽谈的前两天,他便抽空来到中国美术馆。

他有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的美术馆参观画展,他都要把喜欢的画一一记下后,浏览过后再买。这次,他一眼盯上了油画“黑云峡”,还没有走完美术馆的其它展室,就当机立断要买下这些画。

似乎,有一种感觉在告诉他,这位画家就是他要在找的代理人。他的画风已经告诉他,此人值得信赖!

片刻,他站起身来,兴奋得老泪纵横:“我全包下了!”他向收银处走去。

“先生,对不起! 这些画前天上午就已经订购完了。”年轻俊丽的服务小姐微笑着说。

这使小野很失望。

“小姐，我能见见这位画家吗？”

“可以，您跟我来。”

展厅内的一幅裸体油画《苹果》吸引了许多客人。画上的是一位魅力非凡，恬静清新的少女，手里拿着一个红红的苹果坐在椅子上。英乾正弯着腰凝视着这幅画。

“英先生打扰了，这位日本客人要见您。”英乾转过身来。

这是一位满头银丝，个子矮小，精明强干，面容谦和的老人。

“英先生，你的画很好！”

“老先生过奖了！”

“我要以每幅画五千元人民币的价格，把你这十二幅油画全包下来怎么样？”

这使英乾很尴尬。因为他的画已经以两千元人民币一幅的价格订购出去了。五千元一幅，当然很有诱惑力，与那些外商毁约？不行！那不像自己。

“老先生，对不起！我的画已经全部订购出去了，不能改变，很抱歉！”

小野先生打量着英乾，想对英乾说什么。英乾无奈地展开双手，“对不起！”便转身走了。小野站在那里呆滞地望着英乾的背影。

英乾的心在隐隐作痛。他的画是以每幅两千元人民币定的价，在整个美术馆内价格也是最低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C类画家。倘若，他是一个A类或B类画家价格远高于这些。他感到屈辱。

那天晚上九点多钟，英乾回到旅馆。他的胃病犯了，从家里出来太匆忙，“三九胃泰”、“胃痛散”都没有带来。这使他痛苦不堪。

门铃响了。